

花非花



PENG QIU LIANG
纳兰竟裳◎著

鳳求凰

①

不鲜明的亲情、友情、爱情，只因其过于的缠绵难分。
不一样的宫墙、宫廷、宫闹，只因这是真正的后宫文。

现代出版社





SHI GUO SHI GUO
猗兰霓裳◎著

鳳求凰

1

不鲜明的亲情、友情、爱情，只因其过于的缠绵难分。
不一样的宫墙、宫廷、宫闹，只因这是真正的后宫文。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求凰·1/纳兰霓裳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188-932-4

I. 凤... II. 纳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7523号

凤求凰 I

作 者/ 纳兰霓裳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504号

邮编: 100011)

策 划/ 牛力

责任编辑/ 涂卫东

特约编辑/ 牛力

版式设计/ 阅读坊·张婷

印 刷/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19印张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932-4

定 价/ 24.00元

楔子

我看见满城在张灯结彩，看见彩练在漫天纷扬，看见笑脸在不停地变换……最后，我看见了紫禁城雄伟的城门，看见了仪仗队随着喧天的喜乐在缓缓行进。然后，我听见“轰”地一声，那厚厚的皇宫的大门在我身后重重合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也隔绝了我的……

眼前是龙凤红烛，是精美的喜宴。我坐在床边，头盖喜帕，耳边隐约传来喜庆的乐曲，和着人们道贺行礼的声音。

悄悄撩起喜帕，
月如水样，
真美。



●

目 录

第一章 廷前风雨漫闺阁	1	第二十章 等闲风雨又纷纷	145
第二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	4	第二十一章 玉山高并两峰寒	157
第三章 欲将名利换安和	13	第二十二章 忆君迢迢隔青天	166
第四章 流水浮灯觅知音	21	第二十三章 不如饮待奴先醉	174
第五章 卷帷望月空长叹	28	第二十四章 春风拂栏露华浓	182
第六章 翩然一舞感君情	35	第二十五章 相逢不尽平生事	190
第七章 未成曲调先有情	43	第二十六章 尽日东风吹柳絮	202
第八章 欲斩情思却萦怀	48	第二十七章 平阳歌舞承新宠	210
第九章 奈何君情此时至	58	第二十八章 西宫夜静杀机现	217
第十章 清风明月苦相思	66	第二十九章 愿将日月相辉解	224
第十一章 长风万里送秋雁	75	第三十章 心怀百忧复千虑	230
第十二章 无奈匿名藏青楼	83	第三十一章 昨是今非望无尽	235
第十三章 风流文采磨不尽	89	第三十二章 南宫夜静百花香	240
第十四章 终解艰辛得片宁	99	第三十三章 秋菊丛中始见伊	247
第十五章 柳丝袅娜春无力	104	第三十四章 惜花惆怅对东风	251
第十六章 空悬明月待君王	111	第三十五章 此时对面遥相忆	258
第十七章 欲将沉醉换悲凉	120	第三十六章 黄鹤一去不复返	264
第十八章 楼台影动鸳鸯起	130	第三十七章 万叶千声皆是恨	269
第十九章 终别蓬岛遥台境	138	第三十八章 叹息人间万事非	277



第一章 廷前风雨漫闺阁

3个月前，我还只是凌府的小姐，生活无忧无虑，每日只是在闺阁中看书习字、抚琴作画，或者与三位兄长吟诗作对，要么与母亲一起做些女红刺绣，很是惬意。兄长三人分别博取了文、武状元，令父亲的脸上很是荣光。

父亲是当朝右相，位极人臣，很受先帝的赏识，曾被先帝称为“肱骨之臣”。因此，当少年新帝继位时，父亲奉先帝遗诏辅佐，从此朝中大小事情多由父亲做主。再加上我的三位兄长，大哥是户部尚书，掌管一国之财政；二哥是镇西大将军，手中握有重兵；三哥虽是文科状元，不过却没有入朝为官，孤身辗转下江南经商，终成远近闻名的硕腹巨贾，店铺、银号遍布全国。

也许是因为父亲有些自恃功高，对年轻的新帝便总会有些压制，因此君臣俩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完全不若当年先帝对父亲那般。新帝虽然与父亲在政见上多有分歧，不过父亲却说他是难见的英主，等再长大些必有很大的作为。毕竟，能对一个只有16岁的人要求什么呢。

不过，他们在朝廷上经常的“战争”使父亲很无奈，两个人都是为了国家，可是思考的方向却是不同。父亲每次与皇帝闹得不欢而散后都会称病在家，而每次为了父亲“康复”，皇帝总会给父亲或兄长加官进爵。所以，我们





凌家的地位渐渐地变得非一般大臣能及，几乎与王爷相当了。

就这样3年过去了，我长到16岁，皇帝也19岁了。

那天，父亲再一次气冲冲地从朝廷上回来，接着便一连1个多月没有去上朝。这次，皇帝在对回疆用兵的问题上，与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父亲主张怀柔，而皇帝却想出兵镇压，一时在朝廷上都忘记君臣之分吵了起来。最后皇帝竟给了父亲一巴掌。于是，一切一发不可收拾。

我端着一碗野鸡乌参汤走进书房。父亲正在奋笔挥毫，屋内燃着西域朝贡的香料，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父亲，喝碗参汤吧。”我走到父亲身边，只见几乎铺满整张书桌的宣纸上，写着“宠辱不惊”四个大大的字，字字力透纸背。

“薇儿，这汤是你熬的？”父亲品了一口汤，转过头来问道。

我拿起那张宣纸背光而立，明亮的阳光将我的身影投在大理石地面上，如同墨染的仕女图。我仔细地看看那字，笑着说：“这真的是父亲心中所想么？宠辱不惊，看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任云卷云舒。”

父亲没有回答，半晌才说：“你认为呢？你哥哥他们都劝我上朝，太后那边也有这个意思。你瞧，昨个儿皇上又给你大哥晋了一级。不过，现在朝中左相的实力也有些长了，前几天，太后把礼亲王的合硕惠敏公主嫁给了他大儿子。”

“父亲是怕再称病下去，左相的实力会再长么？”我看着那四个大字，继续说道，“父亲若真能做到宠辱不惊，又在乎什么呢？”

“女儿家家的，你懂得什么。”

看到父亲在微微地皱眉，我笑了笑，“可是女儿知道，我们凌家已经荣耀三朝，父亲是断断不会放弃的。皇帝对父亲做的，父亲也还是很在意的吧。”我走回父亲身边，笑着将那宣纸放在一旁，“女儿愚见，父亲是在想着，既然要出，就出得个千呼万唤。”

父亲看着我，赞许地点点头。

我道了福，拿起汤碗，“父亲，您看书吧，女儿先下去了。”

父亲果然没有去上朝，尽管大哥不停地游说，二哥也从西北来了信……

终于，对回疆的解决办法出来了——怀柔。据说这也是太后的意思，还听说皇帝为此很是不满，甚至与太后发生了争执。可是，他毕竟还是不敢违背太后。

“父亲，您到底何时才上朝呢？”书房里传来大哥的声音。他仍在游说父

亲，但看来效果不大，因为马上传来父亲的训斥声——“放肆，这就是你跟父亲要讲的话么？”

接着是大哥认错的声音。

“你呀，还没你妹妹看得长远。”

“薇儿？”

我坐在花园里正在绣一尾锦鲤，突然一个身影来到面前。我抬起头，“大哥。”

“小妹，陪哥哥走走吧。”

我站起身，把手中的东西交给皓月，笑着对哥哥说：“好的，大哥。”

在花园里走了很久，大哥一直没有说话，直走到百鲤池上的曲桥，大哥才停下了脚步，却没有说话，也没有回身。

我看看池塘中的锦鲤，“大哥，你看这锦鲤游得多快活啊。”

大哥点点头，没说话。

我笑着说：“妹妹觉得，它们快活是因为没有任何世俗的烦恼，不用担心明天是不是还有今日的安逸。你说呢？”

“皇上已经晋了我官职，也采纳了父亲的想法，父亲没有理由还称病啊！左相最近在朝中的势力越发高涨，前段时间又与皇家联姻，大有盖过我们家的势头……”

我看着大哥英俊的侧脸，笑着说：“大哥，父亲那是在等。你不用着急，既然左相家与礼亲王联姻，那父亲就必然会想办法再抬高我们凌家的威望。或者，必要时父亲会出山的。”

“等？还等什么？父亲已是一品大员位列三公，食亲王禄了。满朝上下，除了王爷还有谁比父亲位高？还能再怎么抬高啊。”

我正要说话，皓月急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大公子，小姐，太后要来了，老爷让你们快去准备接驾。”

我回头看着大哥，他脸上满是惊讶。我笑了，“大哥，这不是等来了。”



第二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



我坐在坤宁宫东暖阁的床上，按大羲朝祖制，这里是历代皇后的寝宫。

虽然我头上大红飞凤的盖头还没有被掀开，眼前只是红色的一片小小的天地，只能看见鬓间九凤金步摇垂下的那长长的流苏，以及身上那华丽的凤袍，但是，我知道在这盖头之外，一定燃着许多花烛，上面的图案应是龙凤呈祥或是花好月圆。离我不远的地方应该有一张红木圆桌，上面摆着精美的喜宴，子孙饽饽是少不了的，还有其他大婚必有的许多吃食。等会儿，会有礼教嬷嬷给他递上喜秤，还会有宫女送上交杯酒。他应该是不情愿娶我为后的，而太后力促这件喜事，也多是为了让父亲尽早上朝。想那日，太后驾临凌府，我就站在主厅的门外，却并未召见我，即使她来的目的就是要我做她的儿媳。

我静静地等着，一旁的皓月有些焦急，轻声问道：“小姐，都快二更了，怎么皇上还没有来啊？”

我先“嘘”了一声，“今日毕竟是大婚，满朝文武都来庆贺，皇上必然是要多喝几杯的。”

“小姐，这皇宫真漂亮啊。”皓月赞叹着，“哎呀，这被子也好漂亮呀。”

“上面有很多小孩图，是吧？”我笑着问。

“小姐，你怎么知道？”

“傻丫头，那是百子千孙被。”

“哦。”皓月似懂非懂地应着。

我轻轻笑了。

“小姐，你说皇上是什么样的啊？”

“什么样？天子样呗。”我听到自己的话中带着明显的懈怠。毕竟，即便我是皇后，也只不过是这后宫三千粉黛之一。更何况，我应该不会受到宠爱的。

“小姐，我想皇上看到你一定会喜欢的。”皓月说。

“何以见得啊？”

“小姐你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有什么女人能比得上啊？”

“你错了，皓月，这皇宫中既美貌又有才的女子不知有多少呢，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我，恐怕是比不上她们啊。”我自嘲地笑笑。

皓月正要说什么，门被推开了，浓烈的酒味随着风一起飘进来。我听见衣服的窸窣声，是皓月跪下了，“奴婢叩见皇上。”

没有人说话，但我知道他定是摆了摆手。

“你就是朕的皇后？”还没等我回话，这个声音继续说道：“你听着，朕不愿娶你，其实太后也是迫不得已，你的使命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从今往后，不会有任何宫妃来向你请安，朕也不会临幸于你，你更不要与任何人接触，你就在这坤宁宫里好好做你的皇后吧。这是你凌家要的，朕给了。”

我木然地坐着。即使我知道他不会轻易接受我，但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我努力使自己平静，深吸一口气，再吸一口，站起来，深深地行了一礼，“皇上，臣妾会谨记的。”我心中都是苦笑，这一辈子看来真的要葬送在这皇宫里了。

“你知道就好。”他的口气中有一丝惊讶，也许他以为我会闹吧，以为至少我会哭吧。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远去，在门重新合上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有冰凉的东西从脸上滑落。

刚才，他看到我这么平静，没有如他所愿，一定很失望吧。可是，我是凌家的小姐，怎么能失礼于人前？尽管，这个人，是我名义上的丈夫。

“小姐，”是皓月的声音，“皇上他走了。”

我掀开盖头，长嘘了口气，“皓月，帮我更衣。今天很累了，快些睡

吧。”

“小姐，你……”皓月看着我，满眼的不懈。

“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看着她，露出笑容，“不用卷进后宫的勾心斗角，我们的家族也得到了荣光。最重要的是，父亲不会再与皇上起大的纷争，这样朝廷就安稳了。”

“可是，小姐你不就太委屈了么？小姐本来可以找到很好的人家嫁了的，夫妻恩恩爱爱的，可现在……”皓月难过得似要哭出声来。

“这样有什么不好？我生性淡泊，你是知道的。这皇宫这么大这么美，又有那么多经史子集可以阅读，那么多名家字画可以欣赏，我觉得很好啊。”我站起身，嗔怒道：“皓月，你要是再不来帮我更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

“来了，小姐。”皓月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环视着坤宁宫，心中暗暗赞叹：“多么精美的金丝笼啊。”

桌上的红烛还在燃着，我也看到了曾经听说过的百子千孙被，看到了只有皇室大婚才有的喜宴。可是，它们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不，是我，是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转眼间我进宫已经3个多月了。太后在大婚的第二天就动身去了五台山礼佛，说那天是个黄道吉日，宜远行。但又说要戒奢靡，就没有按礼制要文武百官隆重送行，只是皇帝一个人送到宫门口，我是接到懿旨不用去的。这一去至少要半年时间。我心中暗想，自己也不是什么害人的东西，怎就一个个躲得远远的呢？当然了，自己毕竟是为了平息帝臣间的事才进得宫的，并不是因才学甚至容貌。

我很守规矩。在嫁进来之前，早有宫里的嬷嬷在凌府教给了我全部的规矩。只是，现在看来我并不需要遵守，因为坤宁宫里除了宫女太监，再没有什么人来了。我说的守规矩，是遵守和他的约定，不出门，不让任何宫妃看见我，就好像，这后宫中根本没有皇后一样。

坤宁宫里的宫女太监让我全换了，我不想委屈他们跟我这么一个不会受宠的皇后，更何况我进宫必然会引起各宫主位的“好奇”，在我身边安插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从新来的宫女太监中挑了一些，上报皇帝。据说，他看都没看就写下“准奏”，我想他一定不愿多花时间在我身上的。因为是我亲自挑出来的，所以这些宫女太监对我还算忠心，而那些宫妃知道皇帝对我的态度后，也没有必要再打探我的情况，尽管我是皇后，可是一个无宠的皇后能对她们有多大威胁呢？



我没有要很多，只挑了4名宫女4个太监。给宫女起了我喜欢的花的名字：紫樱、蕙菊、馨兰、玉梅。至于太监，还是他们自己原来师傅起的名字，倒也好听好记：福、喜、荣、禄。他们毕竟刚进宫，还没有学来皇宫中那些跟红顶白的嘴脸和心计，再加上曾秘密托人查过来历，倒也都还干净，我对他们也就还算放心。

每日御膳房会送来吃食，可是皇宫中素来是看谁得宠，所以即使我身为皇后，吃的还不如家里好。还好，坤宁宫有一个小厨房，皓月做得一手好菜，也知道我吃东西的喜好。我上书皇帝，希望免去御膳房每日的供应，但希望允许皓月可以出宫采买食材。皇帝允许了我自己做饭的要求，却不允许皓月出宫。不过，他让太监每日到我这里领取食材清单，再去买来。每次这个叫黄敬的太监来时，我都让皓月给他些好处，开始是一些碎银，之后熟起来了，也可能是自调的一壶酒或者一盘点心。这样，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至于平日里的衣物首饰，毕竟我是皇后，还是按礼法配给，只是没有多余的赏赐而已。

坤宁宫内有一个小花园，花园内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毕竟是历代皇后的居所，所以种植着奇花异树，池中也有名贵的锦鲤，更有专人看护。我让小福子和小禄子在玉兰树下给我摆了一条长椅，我常常在午膳后，面对池塘坐在这里看书抚琴，也算是没有踏出过这坤宁宫。只是那池塘太小，让人奏不出大气的音调来。

一日有雨，我坐在窗边和皓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忽报黄敬来了。皓月看看天色，“还不到取单的时候，这黄敬怎么就来了？”

“今日雨水很大，他这时来就多给些银子吧。”我摆摆手，起身走到案前，“皓月，一向是你跟他接触，去看看他来还有其他的什么事。”

皓月点头，走了出去。

我看看外面阴雨的天空，倒也清新。略一思索，提笔在薛涛签上写下——

轻阴阁小雨，

深院昼慵开。

坐看苍苔色，

欲上人衣来。（注：作者借用《书事》唐·王维）

轻轻薄薄的一张小纸，上面绘着细小的花样。巧极了是淡绿色，正与“苍苔”相应。

皓月进来了，看见我手中的花签，笑着说：“小姐今天好兴致啊。”

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那黄敬送了一盆兰花来，我瞅着开得也艳，花香正郁，就收下了，又给了他一锭银子。”

此时，紫樱抱进一盆兰花，果然开得正盛。我示意放到窗边，“黄敬还说什么了吗？”我走到窗边，一边欣赏着这株兰花一边问。

“他说今日皇上大宴群臣，晚些他可能就要去忙御膳房的事情，所以就提前来取单了。这株是他前些日子在东市买的，感激娘娘这段时间的照应，就送来了。”馨兰答道。

我点点头，“可知为何大宴群臣么？”

“这个，奴婢不知。”馨兰小声说着。

“去打打听。”我挥挥手，心中有些凄凉。以前在家，听着父亲和哥哥们的谈论还能知道些外界的事，如今进了宫，反而愈加闭塞起来。如今，关心的只剩下自己家族的命运了。

不一会儿，皓月回来了：“小姐，我问过了，是二少爷凯旋了。”

我猛得站起身，“二哥回来了？”脸上绽开笑容，却有泪滑过。

“娘娘，张总管来了。”我正坐在红木圆桌边品尝皓月新做的桂花糕，玉梅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一旁的皓月喝道：“慌什么，如此没有规矩。”

我不在意地笑着，“哪个张总管啊？”

“回娘娘，就是皇上身边的内侍总管。”玉梅已平缓了语气答道。

“我知道了，下去吧。”我饮了口茶，对着皓月不急不缓地说道：“皓月，这乌龙茶要从第二道开始喝，头一道就弃了吧，下次记得。”

“小姐，在家你从来不喝乌龙茶的啊。”皓月忙端下。

“在宫里不能和家里比。不过，这乌龙茶越喝越香呢。你先去看看张总管来有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皓月手中捧着一个朱漆盘子，上面用明黄的丝帕盖着，她身后玉梅的手上也有同样的一个。皓月喜道：“小姐，皇上请小姐同赴今晚的宴会。”

我上前揭开皓月手上托盘的黄丝帕，是一套做工精致的衣裙。皓月轻轻抖开，朱红色的丝绢底料上，用金丝银线绣成百鸟朝凤的图案，又有各色珍珠宝石镶嵌其中，做成百鸟的眼睛。

“真漂亮，太漂亮了！”皓月不停地赞叹着。

我没有说话，走到玉梅身边，揭开她手上托盘的丝帕，一瞬间，我的眼前

金光四射——是一顶凤冠，金制的凤鸟口中含着一颗翡翠明珠，垂下三缕金丝绦，底端缀着红宝石。凤鸟的翅膀上全是珍珠串。盘中，还有精美的钗花、金簪等佩饰。

我能想象得出这身行头穿上是什么效果，可这本就应属于我的东西为何现在才拿来？如果今天的晚宴不是为庆祝二哥凯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见到吧！我拿起一枚金簪在头上比了比，细致的玉兰雕刻与我身上的淡青色绣堇兰图的衣衫很相配。我在镜中看了看，又把金簪放回盘中。

“小姐，我这就帮你穿戴起来吧？”皓月的眼睛闪着光，“小姐穿上它一定比那些什么宫妃都美。”

我摇摇头，“皓月，你去回了张总管，就说我今日淋了雨有些发热，不能去了。请他回禀给皇上，恕我违旨之罪。”

“为什么小姐？”皓月惊呼出来，“别的不说，今日可是为二公子凯旋专门设下的宴会，老爷和大公子肯定会来，难得的机会可以见一面啊。”皓月有些急了。

“我答应过皇上的。”我闭上眼，“就该信守这诺言。你去吧。”

皓月咬咬嘴唇还是带着玉梅走了出去。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想见到父亲和兄长，可是，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他“不与任何人接触”，就不能食言。更何况，我知道他心底是根本不想让我去的，我又何必讨人嫌呢。

不一会儿皓月回来了，手中还是那个盘子。

“不是让你回了张总管么？”我瞧了一眼，有些不悦地说道。

“张总管说，皇上已经吩咐过了，如果小姐不去，这衣服首饰还是赐给小姐。”皓月轻轻地说。

“那就收起来吧。”我重新坐回到桌边，吩咐蕙菊，“上茶。”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紫樱的服侍下更衣，小禄子面带喜色匆匆跑来通报：“娘娘，皇上来了，快到宫门口了。”紫樱手一颤，那手中的锦缎就流出一道柔和的光。

“娘娘，要不要奴婢重新给您拿一身宫装？”

我微微侧身从镜中看着自己，一身家常简单装扮，头上只插有一只金簪，还不如自己在凌府的穿着。

“娘娘。”紫樱没有等我回答，就拿来一身樱粉的丝锦宫装，蕙菊在一旁正忙着找出与之相配的首饰。

我笑了一下，问道：“你们都忙什么啊？”随手拿起桌上的绢帕，“皓



月，昨晚我跟你说的都办好了么？”

“小姐放心，您的琴早拿到九曲长廊的烟波亭去了。”皓月笑着拿起月白色的披风为我披上，“早上风凉，小姐小心点。”我微笑着自己系好，在紫樱诧异的眼光中向外走。

“娘娘！”紫樱突然走到我面前，“皇上就要来了，娘娘怎么要出去啊？”

我摆摆手，侧了头问她：“紫樱，皇上为什么要来坤宁宫啊？我想不出理由。所以……”我轻笑着，看着正向这里走来的垂头丧气的小禄子，“皇上只是路过而已，他不会进来的。”

“娘娘，皇上刚才只是看了一眼，就走了。”小禄子进来跪下，有气无力地说：“奴才该死，误报了。”

我让皓月扶他起来，“我已经料到了。不过，我也并不盼望着皇上来。”说完，我走出殿门。他来这里看了一眼，为什么呢？是因为昨晚我没有依旨前去赴宴么？可是，我是料想他不愿让我去的啊。轻轻摇摇头，嘴角浮上若有若无的浅笑。不想了，不想了啊。

九曲长廊是先皇为其宠妃全贵妃所建，尽头是烟波亭，长廊傍着西子湖，湖上遍植荷花，每当荷花绽放，实乃人间绝景。西子湖水是从前面的飞龙池引来的。

据说，当年先皇很喜欢与全贵妃来此赏荷。可全贵妃生下四皇子后就撒手西去，先皇也就再也不来此处了。先皇驾崩新帝继位后，在飞龙池上修建了金碧辉煌的栖凤台，以后九曲长廊就更鲜有人来，毕竟这里地处御花园深处，皇帝不来了，宫人们更不会来。如今的宫妃们都喜欢去那栖凤台，那里可以常常见到皇帝。渐渐的，九曲长廊几乎没有人打扫，落叶凋花凄凄，煞是清凉。所以，我才选择了在这里抚琴。

我不想违背对他的承诺，可是坤宁宫后的小池塘，实在让我奏不出更高远的曲子。这里没有人来，风景也好，正合我意。

我坐在烟波亭中，看着西子湖粼粼的碧波，轻轻叹了口气。

一旁的皓月忙上前，“小姐，是不是哪儿不好啊？我已经吩咐小喜子小福子他们好好打扫过了，可是要全都打扫下来，是会颇费一番工夫呢。”

“不是的，皓月，我只是感叹这么美的地方却被人遗忘，或者说是刻意回避，这是多么可惜又可悲的啊。”我将手轻轻搭在白玉栏杆上，闭上眼睛，让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想象着这里当年的盛景——一定是衣香云鬓环绕，一派

歌舞升平的景象。只是现在，因着一个宠妃的离去，因着一个新的帝王的漠视，被人无情地遗忘了。有些像自己吧，完成了所谓的使命，就被所有的人忘记。

我浅浅地笑着，返身回到亭心，弹奏着一曲《西洲渡》。皓月焚起淡淡的檀香，我整个人沉浸在西洲渡的悲凉之中。

“小姐。”是皓月的声音。我抬起头，手却没有停下。

“小姐不开心么？”皓月的脸上有一层忧虑。

我报以释然的一笑，“没有。你别多想了。”回首，继续弹着。

过了许久，反复地弹了很多遍，直到自己觉得有些累了，才让小福子小喜子先将琴抬回坤宁宫，留下皓月和馨兰，陪着我坐在烟波亭中话家常，听她们说说宫里的一些趣闻。

“现在宫里最得宠的要数柳妃了。”馨兰见我不在意，也就放开胆子说着她知道的事，“听说皇上一连半个月都只要她一个人侍寝，很是荣光呢。”

“是么？那一定是个美人了。”皓月吃惊地说道。

“皇上说她是弱柳扶风之姿呢。不过我没有见过啊。”馨兰感叹着，“听说，这柳妃是中书侍郎柳大人的千金。”

我开口道：“她当初没有进宫时，就已经艳名远扬了，听说道柳大人家探亲的人不下百位。”我笑着，惊讶自己怎么也会讲起这些俗事。

“是么？小姐，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曾听府里的丫头们说起过。”皓月想了想，说道：“还听说这柳妃作得一手好诗呢，是位有名的才女。”

“难怪皇上喜欢她啊。”馨兰也点点头，“不过娘娘，馨兰还是觉得，不管这柳妃有多美、有多好的文才，都一定比不上娘娘您的。”

我报之一笑，没有说话。

“就是啊，小姐，她们有谁能比您好呢？您的文才才是天下第一呢。”皓月说。

我看着她，沉下脸来说：“不能这样说，皓月。”

“怎么不能？”皓月反问了一句，“小姐，您的文才连大公子和三公子都很佩服呢，他们可都是金榜题名的状元郎啊。”

“那是哥哥们自谦了。”我匆匆地说完，不想在此纠缠，站起身，“回去吧。快晌午了，也许会有人来呢，被看见就不好了。”

馨兰走上前帮我抚平衣裙的褶皱。皓月的手伸进衣袋中要拿什么，突然“呀”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我回头问。

“小姐，您昨个儿写的那张薛涛签不见了。”皓月的脸色有些慌张。

“你不是收起来了么？”我平静地看着她。

“昨个儿忙着应付黄敬了，晚上又有御旨，一乱就随手放在了衣袋中，可现在不见了。”皓月急得快哭出来。

“丢就丢了吧，不过一张签一首诗，又没有什么不敬之辞，没事的。”我回忆着那首诗，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便拉了皓月的手，“快回去吧。”

“可是小姐……”皓月还要说什么，我用微笑着示意她什么都不用说了。可，心中却有些隐隐地不安，说不上来什么原因。